昆明学院学报　2016, 38(5):102~10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美学】

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

——以景颇族的《目瑙斋瓦》为例

徐俊六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民族文学的生态性与审美性相生互长、耦合并进,使得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遵循生态美学超循环的整生路线。景颇族史诗《目瑙斋瓦》记载了天地人神鬼自然万物的起源及演化,是景颇民族文学艺术、宗教祭祀、民俗及历史变迁的活态呈现,其依生的生境、环境与所形成的艺术意境对对生与共生的格局形态体现了求真、求善、求益、求宜等的生态审美观。生态、审美、艺术的对生与共生,则构筑了《目瑙斋瓦》生态文本的典范。

关键词:民族文学;目瑙斋瓦;审美生发;超循环;整生路线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5-0102-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5.020

Ways and Means of Aesthetic Development for Ethnic Literature

——Taking *Munaozhaiwa* by Jinghpo People as an Example

XU Junli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The mutual ecology and aesthetics of the ethnic literature push the aesthet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literature to follow the ways and means of the hypercycle from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epic *Munauzaiwa* by Jingpo people is the dynamic display of the ethnic literary arts, religious sacrifice, ethic custom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beginn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The habitat, environment and art surroundings show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virtues for the pattern of opposition and symbiosis and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and artistic opposition and symbiosis are the model of the ecological text for *Munauzaiwa*.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Munauzaiwa; aesthetic development; hypercycle; ways and means of ecological integration

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因其特殊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相比其他文学形态更具生态性。生态,原本是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生存关系的一种状态,它包括生境、环境和背景;审美,是主客体潜能的自由运行,在一定的场域中生发。生态审美,就是用生态美学的眼光审视艺术与美,从而递次形成生态审美艺术化与艺术审美生态化。用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式来探讨民族文学,有自然的亲近感与理论的逻辑性,可以做到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景颇族《目瑙斋瓦》天然的生态性与艺术的审美性高度统一,是研究民族文学生态审美性的范本。统观《目瑙斋瓦》及其他民族的原生态文学,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遵循三条路径:一是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场—天态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美生场;二是审美者的生发路径,欣赏者—审美者—生态审美者—绿色审美人生—美生者;[1]91 三是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美—审美—生态审美—绿色审美—美生。① 三条路径的生发标识了审美的整体生发,三条路径有各自的生发机制

收稿日期:2016-07-29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文化生态研究"(15YJC751055)。
作者简介:徐俊六(1982—),男,云南江川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艺术与生态审美研究。

①本文使用的生态美学的术语,如生态审美场、美生场、依生、竞生、共生、整生、绿色审美人生等均来自广西民族大学袁鼎生教授。

与生发模式,但又耦合其中,审美场是审美者实践活动的场域,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实践活动又标识了审美历程,审美场与审美者的对生与共生开启了一个单元又一个单元的审美历程。

一、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场—天态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美生场

民族文学的审美,是一种生态性的审美,是生态性与艺术性的耦合。审美的目的在于发现美,民族文学的审美在于发现民族文学的生态美,生态美是"主客体潜能的对生性自由实现"[1]90。审美的过程或是美的发现过程,是审美主客体在一定的场域中实现的,这就是审美场。在主客体审美生态的历次演进中,在不断地追求生态美的潜能对生中,递次生发了审美场、天态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及美生场。审美关系形成审美场,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与审美生态构成审美场的框架。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与审美生态构成了审美场的审美活动圈、审美氛围圈与审美范式圈。审美活动圈发于审美欣赏,继而有审美批评、审美研究与审美创造,最后又趋向审美欣赏,形成了一个审美活动的超循环结构;审美氛围圈起于审美气氛,继而生发审美情调,形成审美风气,最后又产生了审美气氛,构成了一个审美氛围圈的超循环结构;审美范式圈始源于审美理想,继而形成审美制式,后又形成审美理式,最后又回归审美理想,筑成了一个审美范式圈的超循环结构。审美场的审美活动、审美氛围与审美范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的生态关系十分紧密。审美活动在由生境、环境、背景及相关的艺术意境所形成的审美氛围中活动,而审美氛围则在审美理想、审美制式及审美理式所构成的审美范式下运行,即审美范式统摄审美活动与审美氛围。审美活动、审美氛围与审美范式对生与共生,构成了审美场点、线、面、体、网、构的立体格局,各审美生态圈相生互长、圈走周流、圈进旋升,形成圈形环状的超循环格局,实现了审美场的整生。

审美与生态的结合,审美性与生态性的耦合,审美场渐次生发天态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与美生场。天态审美场是主体依附于客体,主客体周而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一与同构,突显客体的生态位,天态审美场生发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生与竞生状态,是主客体周而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一与同构,突显主客体的生态位,人态审美场生发竞生之美。生态审美场是生态与艺术对生的审美活动,是生态与艺术耦合的审美活动、是生态化与艺术化耦合天成的审美活动;生态审美场是生态系统的整生,是"生态协调、持衡与永续的发展状态,是生态共生、衡生与整生的过程"[2],突显生态位的有序,生态审美场生发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美生场是由美活生态圈、愉生氛围圈与绿色美生构成的审美活动圈;美生场是生态审美场的持续发展,是整生态审美的实现和审美的生成,审美在美生场中是自由自然的存在,突显的是生态位的中和,美生场生发绿色美生。例如,《目瑙斋瓦》诞生于空气清新、森林茂密、水量充沛、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社会安宁、民族团结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景颇民族地区,这是《目瑙斋瓦》的生境与环境,《目瑙斋瓦》依此生境与环境而生,而后又对生、共生与整生,最后达到美生的天然理想状态。《目瑙斋瓦》依生的生境、环境与所形成的艺术意境耦合对生,递次生发天态审美场的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生态审美场的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以及美生场的天成之美。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民族史诗,其靠口耳相传,一代一代的传承至今,记载着天地人神鬼及自然万物的起源,深埋着景颇民族的远古记忆与历史思维。《目瑙斋瓦》在讲述自然万物诞生的过程中,体现了景颇人万物有灵的观念。景颇人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有着尊重与敬畏之情。自然界的超自然物(如太阳、月亮、星星),给予了景颇人赖以生存的光和热,于是景颇人把它们奉为神或鬼加于崇拜;景颇人也同样给予了与他们世代生活且朝夕相处的自然物(如森林、鸟兽等)平等的地位并友好对待。《目瑙斋瓦》蕴含的是景颇人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自然的依赖。适应自然时,他们就停下脚步安居乐业;不适应自然时,他们就迈开脚步去往他乡,《目瑙斋瓦》所记载的"目瑙纵歌"的行走路线图就是景颇民族对自然依赖与适应的写照。景颇人的歌舞——"目瑙纵歌"是从鸟雀那里模仿而来,因此他们认为森林鸟兽也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与灵魂,应该平等对待,和谐相处,依附而生。景颇地区特殊的生境与环境形成了特殊的审美场,即天态审美场。天态审美场蕴含的是人与自然的处世之道,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是景颇人的生活哲学,也是一种美的存在,体现了天态审美场的依生之美。《目瑙斋瓦》记载了景颇先民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

的智慧与技能,是景颇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在洪水漫天与魔鬼吃人的故事中,景颇祖先们并不是一味地任自然摆布,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宁贯娃(景颇祖先)的带领下最后终于战胜了洪水与魔鬼,恢复了景颇地区安宁的生活。这里展现的是人的生存与自然生态的矛盾,人要生存就不能一直停留在鬼神世界里。当人类认识到自己所崇拜与敬仰的鬼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时,有了人类的第一次觉醒,即人可以顺应自然也可以改造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是人的生存与自然发展之间的较量,是人与自然的对生与竞生。这种对生与竞生是循环往复的,是主客体周而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一与同构,其构建了人态审美场,继而生发了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目瑙斋瓦》讲述的景颇先民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万物有灵和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在自然万物的起源过程中,事物均被赋予了其生命的特征,如各种树木、生产生活工具、最初的服饰等,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观念的力量付诸于实践,有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相生互长的情景,在相互对生中共同生成、共同生存、共同生长,于是有了生态审美场的共生之美。《目瑙斋瓦》中记载的景颇人民最大的民族节日——“目瑙纵歌”,从古延续至今,现在已是西南地区最隆重、规模最大的民间节日。“目瑙纵歌”是景颇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在节日的举办过程中形成了由人与自然的生态、人与人的生态、人与社会的生态、文化与艺术的生态、民族与民族的生态、民族与政府的生态组成的审美场。而审美场蕴含的是人的健康发展、自然环境的优美、文化的魅力、艺术的意蕴、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政府的有为。这样的审美场是和谐的,是生态系统整生的结晶,是生态审美场共生之美继续生发的整生之美。《目瑙斋瓦》所记载的内容及讲述的故事处处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其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景颇民族地区靓丽的生态景观,形成了绿与美的审美场;在《目瑙斋瓦》及“目瑙纵歌”的演进过程中,处处显现着民族艺术的审美风尚、审美趣味与审美价值,突显了景颇民族的审美人生与审美世界是美的、绿的,是最高审美理想的绿色美生与生态全美,是人类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

审美场在主客体与生境和环境的对生中生发,是审美的空间所在,审美的所指与能指孕育其中。伴随着审美与生态的耦合,审美具有了生态性特征,审美场也发展成了审美生态场,继而生发出生态艺术审美场与天生审美场,最后达到审美场的终极状态——美生场。美生场是最理想的审美场也是处于最高质位的审美场,到了质高点意味着有了趋向起点的向性与维性,也就意味着美生场有了一般审美场的意义。于是,审美场有了超循环的特征与价值,实现了审美场的整生运动,继续生发进入下一单元的超循环运行。

二、审美者的生发路径:欣赏者—审美者—生态审美者—绿色审美人生—美生者

审美是主客体的一种交流活动,审美的存在建立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对生与共生,没有了审美主体的具体实践,也就无所谓审美的存在。探讨审美的生发路径,必须知晓审美者的生发路径,因为审美与审美者是不能相互脱离而独立存在的。审美与审美者是相生互长、耦合并进的对生与共生关系,审美促进与提升审美者的审美品质、审美学养、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修为、审美眼光与审美经验;而审美者生发审美、生存审美与生长审美,审美者推动审美、拓展审美与审美整生。审美依靠审美者的实践而展开,审美者在审美活动中得到实现。民族文学的审美与审美者虽然也遵循上述机制,但其具有特殊的艺术审美性,即审美者在审美的实践中更多的是从生态性、用生态的视野与眼光来观察、审视审美活动,审美者是一个态文明人。所以,民族文学的审美者更具生态性,更含绿意,是一个绿色阅读者。

审美场的生发过程也是审美者的生发过程,审美场为审美者提供了生发的空间,审美者的审美实践又动了审美场的提升与转换,它们之间是耦合、递进关系。审美者的生发是一个循序递进的过程,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审美场前,主体对客体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欣赏活动,没有形式美、审美等范畴。这是一种审美前态,即将进入又没有真正进入审美的状态。在这种审美前态中,主体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者,欣赏者是审美者的前身,其为审美及审美者的实践提供了前提,欣赏者因此成为最初态的审美者。主体、对象和相应的生境、环境与背景之间相互耦合时,生发了审美场,同时相应地生发了审美者。这样,一般的欣赏者也就置换成审美者,进入了探寻美、塑造美与发展美的旅程。当审美与生态结合时,审美性与生态性耦合时,审美场的审美者也就置换成生态审美场的

生态审美者。由审美者转换成生态审美者,这是审美旅程质的提升,是审美实践质域的扩展,是美学形态在当代的呈现。生态与审美的耦合,生态与艺术的耦合,生态、艺术与审美的耦合,提升了审美主体的品质与视域,使审美者具有了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生发了绿色阅读与生态写作。在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的滋养下,在绿色阅读与生态写作的实践中,生态审美者披上了一层绿衣,生态审美者的实践处处泛起绿意,生态审美者成了一位发现绿、塑造绿与发展绿的绿色审美者,也即转换成了绿色审美人生,绿色审美人生又继续生发成就了美生者。这是审美者的生发机制,其伴随着审美实践的开展而依次递进。民族文学在阅读、欣赏、评价与创造中也彰显了审美者的生发机制。

《目瑙斋瓦》是景颇人口耳相传至今的艺术经典,其所蕴含的生态性、历史性、人文性、艺术性与审美性特征也是审美者一步一步挖掘的。在探究《目瑙斋瓦》过程中,审美者的角色也是在不断地变换着。在古代,景颇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目瑙斋瓦》记载的内容是靠景颇人的董萨(景颇的祭师)来传习的,于是《目瑙斋瓦》及其传承就成了董萨的专属物与专属特权,其他人未能对《目瑙斋瓦》进行深入探知。加之《目瑙斋瓦》及所记载的“目瑙纵歌”所谈论的均是天地人神鬼自然万物的起源与演化,由此早期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祭祀与宗教活动,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目瑙斋瓦》的认知者就是一般意义的欣赏者。随着《目瑙斋瓦》及“目瑙纵歌”影响力的扩大,《目瑙斋瓦》最终以文本的方式呈现①,并很快进入生态者的视野。不久,很多研究者就发现《目瑙斋瓦》是一部集景颇族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宗教、民俗于一体的史诗巨著,可以与“三大民族史诗”《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相媲美。于是研究者开始采用审美的视角与眼光探寻《目瑙斋瓦》,发现了景颇人具有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平等、自然万物和谐、生态和谐的观念与思维逻辑,进而发现了美、生态美的存在,有了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欣赏者由审美者进一步提升、转换成了生态审美者。生态审美者在审视《目瑙斋瓦》的文本生态、当代《目瑙斋瓦》的研究生态及《目瑙斋瓦》的传播生态时,发现《目瑙斋瓦》有着自然的向性,无论是文本的、研究的还是传播的均向自然接近,这说明《目瑙斋瓦》具有混然天成性特征,其向着自然的方向循进,在自然的循进中寻找美、寻找绿,寻找生命的美、寻找生命的绿。这时的研究者与传播者转换成了绿色审美人生,绿色审美者用绿色的视野与眼光来审美,来探寻审美生命与景观生态、审美人生与审美世界,进而达到美生者。审美者不断生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美、显美、造美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追求生命美、生成美、生存美与生长美的规程。在审美者不断探美的实践活动中,审美者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质与域的变化,从一般的欣赏者上升到审美者,这是美不断被显现的过程;从审美者到生态审美者,是美置换至生态美的过程,其本质规定性与相应的品质规定性发生了变化;从生态审美者到绿色审美人生,是美与绿本质规定性同一与同构的统一,美是绿的,绿也是美的;从绿色审美人生到美生者,是美发展到自然的状态,是美混然天成的显现,是美生者探寻生态全美的历程。

三、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美—审美—生态审美—绿色审美—美生

审美历程是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审美实践不断生发的过程。审美历程是审美者一段难忘的旅行,在旅途中观赏美的风景、品鉴美的韵味、留恋美的生命,臻至绿色人生与艺术人生的耦合;审美历程是审美场不断生发的向性使然,不同的审美活动、不同的审美氛围与不同的审美范式生发出不同的审美场,而不同的审美场的出现也说明着不同寻常的审美经历,标识出不一样的审美历程。审美历程蕴含审美场与审美者,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蕴含审美场与审美者的生发路径,而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审美实践又生发了审美历程,也标识了审美历程。审美历程、审美场与审美者之间是对生与共生的关系,审美历程、审美场与审美者的对生与共生是主客体潜能的自由性实现,是美、生态美与美绿的实现路径。

审美历程是一段艰辛地认知美、认知生态美的

①1991 年由景颇族的文化传承人李向前搜集整理,李向前、石锐、尚晨宏翻译的中文版的《目瑙斋瓦》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路程,是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不断耦合、提升的过程,在这段路程与过程中,审美场在不断地转换,审美者也在不断地变换角色。历程的时空差异造就了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审美场中审美者自身的位置、知识、素养、品质与能力也在不断地转换与提升。审美者在审美的历程中,在不同时空的审美场中追寻着自身的最高理想与最高境界,经历了发现美、发现生态美、发现绿色美与发现美生的过程,美的发现是审美者由生态知识人到生态文化人再到生态文明人臻至生态审美人的过程①,也是一个求真、求善、求益、求宜、求智、求绿与求美的历程。民族文学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成性,使得民族文学的艺术美更具生态性,生态艺术美是审美者在研究民族文学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生境、环境、背景与意境中体悟到的。

景颇族的民族史诗《目瑙斋瓦》的审美历程,就是一个审美艺术生态化与生态艺术审美化的过程。在《目瑙斋瓦》形成的各种审美场中,人们体验到了天态审美场的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生态审美场的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依生之美到竞生之美到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再到美生,是《目瑙斋瓦》生境、环境、背景与意境对生与共生的格局形态,是审美历程中求真、求善、求益、求宜、求智、求绿与求美的体现。从《目瑙纵歌》的文本生态、研究生态与传播生态中,人们可以了解景颇民族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蕴含的是生命之美,这是真,真是生态知识人追求的本质;景颇族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和谐一体,蕴含的是生态之美,这是善,善是生态文化人追求的目标;景颇族依生自然、顺应自然、协调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命、生存与生长的适宜的生态基础,自然在景颇人的精心呵护下得到愉悦、均益地成长,景颇人与自然是适宜与均益的状态,这是益与宜,益与宜是生态文明人达到的理想状态;《目瑙斋瓦》的生态景观展现的是景颇地区的健康发展、自然环境的优美、文化的魅力、艺术的意蕴、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与政府的有为,处处显美、处处显绿、处处显智,景颇地区是生态系统的中和之景、中和之绿与中和之美,这是绿智美,绿智美是生态审美人的最高审美追求,是美生者的理想境界。追寻《目瑙斋瓦》生态美的历程,是一项复杂的审美系统工程,是审美者系统工程与审美对象系统工程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耦合,是审美场一次又一次的生发与转换,是美的本质规定性一次又一次的提升与显现。《目瑙斋瓦》是民族文学的经典,是生态文学的典范,是绿色生态文学的标本,研究《目瑙斋瓦》的生态的过程就是一次美好的旅程,研究《目瑙斋瓦》也会促使阅读者逐渐成为一名真正的绿色阅读者。

审美历程标识了审美系统的生发过程,也标识了审美范畴的生发过程,美、审美、生态审美、绿色审美、美生在审美历程的不同阶段得到实现,也促使审美活动有了相对稳定的向性维度,完成了这一单元的审美活动,为下一单元审美历程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前提。审美历程的超循环运动,是各种美得以发现与实现的机制,是各种审美活动得以完整进行的机理,审美历程使得以审美欣赏为起点、以审美理想为终点的审美活动有序运行,从而见证了审美活动的路径、原则、规律、规程与价值。

四、结语

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遵循艺术审美生发的一般规律,遵循生态美学超循环整生的规律,有其特殊性与一般性特征。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有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者的生发路径与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这三种审美范畴的生发来源于对民族文学特别是原生态文学的研究,有其实践性与针对性,这三种生发路径适宜于具有生态性特征的文学形态,因此,可将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概括为从特殊性到类型性、从单一性到多样性、从独立性到整体性,进而具有了生态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1]袁鼎生. 袁鼎生集:生态美学论[M]. 北京:线装书局,2013.

[2]袁鼎生. 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68 - 370.

[3]袁鼎生:整生论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90 - 192.

①生态知识人、生态文化人、生态文明人与生态审美人均出自袁鼎生:《整生论美学》,见文后参考文献[3]。